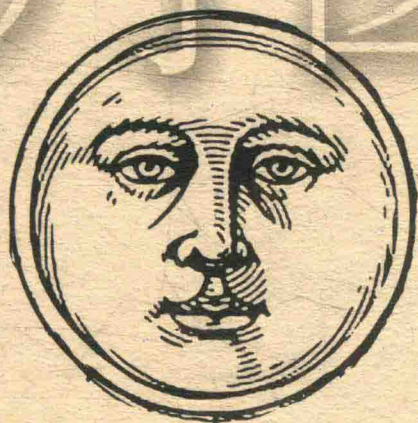


生命犹如残缺之月，总会重圆。
只为再一次，出现在你的眼前。

日本恋爱名手佐藤正午
潜心十三年之作
第一五七届直木奖获奖小说

自分が命を落とすような
ことがあったら、
もういちど生まれ変わる。



〔日〕佐藤正午 著
陆晚霞 译



月のように。
いちど欠けた月が
もういちど満ちるように――

そして、
あなたの



因为爱

所以有来生

月圆月缺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14786-1



9 787020 147861 >

月の満ち欠け

月圓月缺 月の満ち欠け

〔目〕佐藤正午 著

陆晚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8943

TSUKI NO MICHIKAKE

by Shogo Sato

© 2017 by Shogo Sato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7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9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圆月缺/(日)佐藤正午著;陆晚霞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ISBN 978-7-02-014786-1

I. ①月… II. ①佐…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0444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5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2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86-1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简介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海道大学文学系退学。一九八三年，小说《永远的二分之一》获得昴文学奖。二〇一五年，《鸽子的击退法》获得第六届山田风太郎奖。二〇一七年，《月圆月缺》获得第一五七届直木奖。

其他作品有《五》《个人身世》《Under Report / Blue》《小说家的四季》《小说的阅读与书写》。

内容简介

小山内坚幸福的生活，在女儿七岁那一年完全变了样。她偶尔会流露出洞悉世事的眼神，甚至写出古老的短歌，远远超过那个年龄应有的知识。某日，女儿突然不告而别，小山内怎么也想不明白，她要寻找的人和自己的女儿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直无法走出丧妻之痛的正木龙之介，好不容易终于重新振作，加入“小沼工务店”，不仅深获同事信任，也备受社长的七岁女儿希美所喜爱。正木以为人生又找到新的支点，却意外发现希美的神情和姿态似曾相识……

大学生三角哲彦与一名已婚女子陷入热恋，他从未问过女子的电话、住址，只知道她的名字，却一直无法割舍这段不为世人所容的情感。几个月后，三角在报纸上看到她已意外身亡的报道……

今世为何而生？此生为谁而爱？三个谜样的女子，究竟是他死去的女儿？还是他死去的妻子？抑或是他死去的恋人？她们彼此相异，却又如此相似……



1



52



144

1

10

5

57

9

155

2

19

6

61

10

166

3

38

7

68

11

185

4

50

8

69



234



264

12

245

13

291



上午十一时

ごぜんじゅういちじ

飞隼号列车的下车地点是第二十一号站台史阶段，从那里穿过新干线的检票口，他一边看着路线指示牌，混杂在一群拖着箱包的旅客、身穿职业装的男男女女以及外国游客当中，在车站大厅转悠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那里是东京站酒店二层。

他把丸之内南口和中央口这两个检票口搞错了，以至于一度跑到车站大楼外面去问了警察才找到地方。派出所的警官面对眼前这个胳膊下夹着个包袱的乡下人，用手指了指他的身后说：“你看，酒店在那儿呢！”

在东京站下车之前，他以为自己会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二十分钟，还大致想象了一下自己孤零零地在约好的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等对方到来，但一切还保持着平常的节奏。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得体地穿着一件考究的西服（一般只在公司成立纪念大会等特殊

场合才穿),从容地看了一眼手表。他设想着对方看到自己的情景时应该是这样的。然而他的预设场面完全落空了。

酒店二楼是中空式设计,四周有一条回廊,从上面能看到左侧的丸之内南口。当他穿过回廊来到电话中指定的那家咖啡馆门前时,手表的时针正好指向了十一点。

自己指定的时间是十一点。

跟店里的领座人说了声自己在店里跟人有约,便进到店内,一下子就明白对方比自己早到店了。

她们早早地坐在座位上等待见面。这个座位是事先预约好的,在店内右侧比较靠里的位置,母女两人背靠墙壁并排坐着。她们对面的两把椅子都空着。

也来不及调整一下呼吸,当他跟那位母亲的目光相接时,便朝着其中一把空着的椅子走去。

母亲的手在女儿肩上轻轻碰了一下,随后就笑眯眯地站了起来。

刚刚还一直埋头玩手机的女儿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桌下跷着的腿并没有放下来。

这女孩儿是在用怎样的眼神抬头看自己呢?他很想从正面对视过去,然而却抑制住了这一内心的冲动,在母亲对面的位子上落了座。女儿的视线这下从左前方执拗地追了过来,似乎牢牢地贴在了他这一侧的脸颊上。他心想:我又没迟到,没理由受指责吧;但却从那视线中感受到了挑衅的意味。他迟疑着该把带来的东西放在哪里,就看了看旁边的空座,刚想问,“三角君呢?”这时那母亲就开口了。

“三角先生呢，他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不能缺席的会议，他让我们先跟您见面。”

“他不来吗？”

“不，应该会来吧。他并没有明说不来呀。”

母亲稍稍有点在意女儿的样子，她接着说：

“他说是会抽空从公司溜出来，也不是那么好脱身的吧。更何况他平常就是个大忙人，而我们这件事又是临时决定的。”

女儿在母亲旁边重重地点了两下头，似乎在说“对，就是这样的”。这是个小小的女孩子。是个小学生，矮小的个子几乎让人担心她背着沉重的书包能否自己走到学校去。

店里的女招待过来了，问要点什么。

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了给三角准备的那张椅子上。

这是一件方方正正又扁平的东西。用一块淡粉色的包袱布包着，这布还是参加别人的喜事得来的还礼之物。他把包袱结朝上平放到椅子上，然后就打开饮料单，对店员说：“一杯咖啡。”

没想到那女儿几乎同时就插了一句嘴，她说：“这儿的铜锣烧很好吃的哦！”

“应该点一份煎茶和铜锣烧的套餐。”女孩儿一本正经地劝他，一边注意着他的视线。

“你应该不讨厌铜锣烧吧。我可是看到过的，你吃铜锣烧的样子。我们还一起吃过呢，家里的三人一起。”

包括店员在内，大人们一时惊呆了。

那女儿把手中的手机放在桌子的边上。这时候他才听到了店内流淌着的背景音乐。他感到这音乐的选曲对于这样一家供应煎茶和铜锣烧套餐的咖啡馆而言,有点新潮了。

紧接着母亲回过神来了,但这经过的时间比起现实仿佛要长好几倍,她刚刚似乎在琢磨女儿那句话的意味;她慌不迭地说:“啊!这个……”

“要一杯咖啡。”他重又对店员说了一遍。

“我还没好好介绍一下呢,真是对不住了。这孩子是我女儿,名字叫琉璃。”

正如听说的一样,这女儿长得聪明伶俐,这也跟自己想象的差不多。他听着店内播放的新潮爵士乐,心里这样想着。一个七岁的小学生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上身前倾的姿势看起来有点成年女性的味道,但表情却十足是孩子的,是一个还没完全变声的孩子。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心,看起来十分机灵。那两颗眼珠子紧盯着他,毫无羞怯的样子。

“琉璃,跟小山内先生问好啊!”母亲催促她说。

“你好!”这个老成的小学生开口了,“今天很高兴见到您,小山内先生。”

小山内坚,这是他的全名。他没开口,只是隔着桌子看着下面女孩儿的一条腿角度优美地架在另一条上面,从连衣裙的下摆处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膝盖。

“谢谢你过来跟我们见面。我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她说完这句话就换了条腿架着,小山内就把视线移开了。

对方哧哧地笑起来了。

“小山内先生,你好好看看我呀。你现在心里很乱,这连我都看出来了。可是,今天你专程来到东京,不就是为了见我吗?这是你考虑了很久得出的结论,难道不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吗?干吗到这会儿还那么紧张呢?”

“琉璃!”母亲斥责了女儿一声,看看小山内说,“实在对不起了!这孩子说话没大没小。”

这时,身穿白衬衫黑围裙的店员又来了。

小山内点的咖啡端上来被放到了一块木制餐垫上。那餐垫说白了就是一块四方的木板,每张桌子上都摆着。那母女两人面前也有。现在摆放到小山内面前木板上的是一个装满了咖啡的陶杯和一个同色系的杯托,另外还有一片密封的湿纸巾、冷水杯以及一个小的玻璃容器,里面装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牛奶。

“咖啡只喝清咖啡。”女儿紧跟着说了一句。

看到店员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小山内就对她笑着点了点头。店员瞥了一眼旁边母亲的侧脸,就退下了。

小山内并不着急。

他把两块方糖和一半牛奶加进杯子里搅拌了几下,然后喝了一口,又喝一口,尽量做出一副从容自得的态度。

他对于自己能摆出这样的态度感到很满意。实际上,昨晚在床上,还有今天上午的飞隼号车厢内,他都充分预想到了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局面。关于铜锣烧的意见也好,对咖啡的建议也罢,他认为并不算什么。

“还真是这样吗?”这个小个子少女毫不在意地说,“上了

年纪后，你的口味也变了吧？是不是呀，小山内先生？活过六十岁，人的口味爱好真的会改变吗？”

“琉璃！跟大人说话不要这样没礼貌！”

“不要紧。”小山内对母亲说，“的确如小姑娘说的那样，我以前是喝清咖的。大概十五年前吧，的确是。”

“你看，就是的嘛。”少女吐了吐舌头。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小山内直接就问母亲，“三角君还没来，要不我们先把事情解决一下怎么样呢？”

其实光说“事情”一个词，大家也都明白的，小山内还是把手放到了身旁的包袱上。

母亲没说话，只是将脸转向了女儿那边，并侧了一下脑袋似乎在询问。

这时候，小山内似乎看到了孩子的眼眸里一下子迸发出了亮光。那不单单是被称作好奇心的东西。那里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成年女性的是非判断能力，似乎在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某种贪著。那深邃的眼神总让人觉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符，不过那表情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眼前的女孩儿很快恢复了天真无邪的孩子脸。一定是我走神了，他尽量让自己这样去想。

女孩儿架着的腿放了下来，她向小山内这边伸出手来，手伸得老长。小山内犹豫了。但是结果他并没有理睬这只小小的手掌，他把从八户大老远带来的东西往身边移了移，开始自己动手去解包袱结。

“那可是我的哟！”很快听到了女孩儿的不满。

这个陌生的少女坦然宣称了自己的所有权，她的语调里

没有一点儿怯生生的感觉。

到了这一步可不能再受她的挑衅。哪怕稍微有一点儿当真，自己就会被这个初次见面的少女牵着鼻子走，把持不住自己。他很清楚这一点，然而这个瞬间，他却很难保持沉默。

当他想到不该这样说时，话语已经脱口而出了。

“这不是你的，小姑娘。”

“什么？”伸着左臂的女孩儿吃了一惊，“你说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这是我女儿的。”

“所以嘛，从一开始就这样对你说的呀。你都听说了吧？从我妈妈那里。”

小山内把视线转向了被她称作妈妈的女人那边。那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她微微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

“我可是知道的哦。”反倒是女孩儿开口了，“这是谁的东西，我很清楚啊。过去的事情，我也差不多都知道。比起小山内先生你，我可是知道得更清楚。你想想，我是谁啊。”

小山内能够猜到到她后面想说的话，而且他也不希望从女孩儿的口中直接听到。

“的确，过去我咖啡是喜欢喝清咖啡。”他说。

“是啊，那又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而是说可惜呢。”

“可惜什么呀？”

“可惜你编的那个铜锣烧的谎话对我不起作用。”

“你说我编谎话？”

“小姑娘，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在你面前吃过铜锣烧。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

“噢，原来是这事。你说没有这样的事？有的。你忘了吧？”

“我不可能忘记的。”

“这可是你自家人做的事，三人一起吃的。”

“是啊，就是我家里人的事。小姑娘，我怎么可能忘记自家人的事呢？”

“哼，实际上已经忘记了的。”

“我说我没忘记呢。”小山内认真起来了。

“你绝对忘记了。要不然就是在撒谎。不如说，编谎话的正是你自己。我可不吃你这一套。铜锣烧，你绝对吃过的。”

“我不记得吃过这种东西。”

“算了。你干吗非要坚持说谎呢？”

“我没说谎。”

“你确定吗？”

“是啊。”

“真的确定？小山内先生，你年纪大了，有点糊涂了吧，说话怎么还能那么肯定呢？”

小山内被这个叫做琉璃的女孩儿紧紧盯着，并不断被挑衅，他已经找不到反击的言辞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家三口一起吃过铜锣烧这件事忘了又怎样？就算现在还记得，那又能怎样？什么时候跟什么人一起吃过铜锣烧，这种日常琐碎的一个场面，难道有人会

记住吗？如果这样的话，一家子一起围吃火锅的情景难道还能记忆一辈子？被鱼的细刺扎了喉咙，吃油炸虾饼弄破了舌头，被溅起来的番茄沙司弄脏了衣服等等，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难道有人会像纪念日一样把它们一直记住不忘吗？

两人在争论不休时，那母亲一直在边上仔细地听着。她腰背挺得很直，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看着眼前的两人。

小山内注意到了这母亲的姿势一直很端正。

等他觉察到这一点时，发现自己对她那张总是很认真的脸以及她的后背描画出的优美曲线都有点讨厌了。小山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小山内的人生中自然也有忘不了的事。

1

这一点他跟常人一样,说不定还在常人之上。

小山内坚出生在青森县八户市。

父母给他取名叫“坚”,说是希望他活成一个坚强的人。

他在家乡八户上完高中后就考到了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在上大学的四年间一直住在杉并区阿佐谷的一间小公寓里。毕业时并没那么积极地找工作,却在一次面试中轻轻松松地捡了个便宜,四年级的下学期就拿到了公司的录取内定通知。

他的工作单位是一家批发石油的重点企业。

作为公司的新进人员,小山内被分到了位于四谷的东京分公司上班,于是他搬离了阿佐谷的小公寓,住进了公司的单身宿舍。单身宿舍在小平市。

他在炼油厂、加油站等部门经过实习期后,在东京分公司干了三年,努力从事商品销售,到了第四年就调动到了九州。主要负责九州北部地区的销售工作,上班地点在福冈。他在福冈分公司待了五年,一直干到三十岁,其间他结了婚。结婚对象是一个同乡的女子。跟他毕业于同一所八户高中,是低他两级的学妹。

妻子结婚前的名字叫做藤宫梢。

不过,上高中时小山内与低年级的藤宫梢并没讲过话。脸也不认识,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两人相识是在离开八户以后了。